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

学术丛书

韩
红
著

文化语境中的

俄语

教学与研究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WEN HUA YU JING
ZHONG DE E YU
JIAO XUE YU YAN JIU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

学术丛书

文化语境中的 俄语教学与研究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语境中的俄语教学与研究/韩 红著.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9
ISBN 7-207-06107-2

I. 文… II. 韩… III. 文化—语言学—研究
IV. H3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1741 号

责任编辑: 张晔明
封面设计: 于克广 张 涛

文化语境中的俄语教学与研究
Wenhua Yujing Zhongde Eyu Jiaoxue Yu Yanjiu
韩 红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宜庆小区 1 号楼 (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 E-mail hljrmchs@yeah. net
印 刷 黑龙江省商业厅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6.125
字 数 380 000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6107-2/H·204

定价: 25.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序

韩红选择了跨文化言语交际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致力于俄汉跨文化言语交际学的建构与发展,在博士后工作期间,继续沿着这条研究道路执着地求索。她的辛勤劳动终于结出硕果,《文化语境中的俄语教学与研究——俄汉跨文化言语交际学的建构与发展》正式出版了,我们为韩红感到由衷的高兴。

这本书将深刻的理论探讨与丰富的语料佐证熔铸在一起,涉及语言学、哲学、逻辑学、心理学、人类学、民俗学、言语行为理论各个领域,是我国近年来在系统对比俄汉语言文化差异方面的一部力作。

许多年来,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一直是多门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自然语言区别于形式语言的特点在于,它不将物质世界与语言使用的心理世界、文化观念区分开来。无法与语言使用分割开来的不是语言中的个别单位,而是数量庞大的词汇、语法单位,甚至整个语言体系。反映客观世界的真值语义仅仅是全部话语内容的十分有限的部分,而且就连这种语句也包含着说话人的判断、报道等主观意向。逻辑学家之所以使用人工符号语言代替自然语言表达符号与世界的关系,恰恰就是他们不信任自然语言客观性的缘故。首先,自然语言是人的语言,反映人的立场,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其次,自然语言是民族的语言,反映民族群体对于世界的独特认识,是以民族为中心的;第三,意义就是使用,自然语言单位与语言使用个体相关的意义成分因而无处不有,往往出现在谁都不曾料到的地方。如果说语言符号与个体的相互关系是语用学的关

注对象的话,那么,语言符号与使用语言的民族群体的相互关系则是跨文化言语交际的关注对象。

正如韩红在书中所说,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不仅反映在物质生活方面,而且反映在精神生活方面。现实生活的从生存手段、生存环境到风俗习惯、社会规约等物质文化因素固然都给语言单位打上了民族的烙印,但这些因素又无不与民族特有的理念、情操、信仰、价值观、人生观等文化因素相制约。E·萨丕尔早就指出,不同语言的词汇差异远远超出箭镞、盔甲、炮舰之类文化客体名称的范围,这些差异对于心智领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质。此外,特定的民族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民族的特定思维方式,正如B·沃尔夫所说,我们通常是沿着母语提示的途径来切分世界的。我们这样地,而不是那样地切分世界,归纳概念,分配意义,主要是因为我们受制于特定的规约,这一规约决定着特定的系统化方式。它对特定的言语群体有效、积淀在我们的语言模式体系中。

语言与文化的联系如此密切,以致很多哲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都致力于自然语言单位的概念分析,通过对关键词语、特别是精神世界关键词语的概念分析来揭示民族文化的差异。他们认为,这些关键词语是开启民族文化之门的钥匙,通向民族文化彼岸的桥梁。

本书的作者在这些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当然,作者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出于文化学的兴趣,而是为了寻求跨文化言语交际的理论依据和操作方式。不管民族文化因素多么深入、广泛地渗透在自然语言体系之中,跨文化言语交际都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任何一个语义结构复杂的单位都可以化解为若干结构相对简单的单位。自然语言之间,意义结构愈是复杂的单位,共性愈少;愈是语义结构简单的单位,共性愈多。在各种民族语言里都存在着一组最基本的语义单位,它们自身不能再继续分解,但可

以组合起来解读其他相对复杂的语言单位。自然语言词汇语义单位的数量尽管十分庞大,但是作为它们的共同语义公因数,基本语义单位的数量都是十分有限的。这组基本语义单位是各民族语言共同拥有的,具有跨语际的、普遍的性质。逐个找到这些语义单位并用的构拟对象语语义元语言,解读民族语言的全部词汇体系,直观地显示民族文化差异是摆在语言学家面前的艰巨任务。旅居澳大利亚的波兰语言学家 A·维日彼茨卡为此付出了几乎毕生的精力,至今依旧伏案不舍。韩红正在攻读第二博士学位,新的选择方向是文化哲学。

再没有比这更加恰当的选择了!

语言学 and 哲学相得益彰,原本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古今中外,有多少学界泰斗在这两个领域都兼有辉煌的建树,又有多少学者因为知识结构欠缺,不能同时兼顾两个领域而感到惋惜。

我们期待着韩红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学科交叉之处开拓创新,取得更加丰硕的研究成果!

张家骅

目 录

第一部分 总 论

第一章 关于建构俄汉对比跨文化言语交际学的构想·····	1
第一节 语言国情学的发展及学术反思·····	3
第二节 建构俄汉跨文化言语交际学前提及构想·····	10
第二章 关于俄汉跨文化言语交际学·····	29
第一节 俄汉跨文化言语交际学概念的界定·····	29
第二节 俄汉跨文化言语交际学的学术渊源及指导理论·····	49
第三节 俄汉跨文化言语交际学的方法论与研究范畴·····	63
第四节 跨文化交际的特点与异文化背景的 言语信息转换·····	68
第五节 俄汉跨文化言语交际学的基本问题 及外语教学·····	80

第二部分 文化因素与俄汉跨文化 言语交际

第三章 俄汉民族文化心态对比·····	92
---------------------	----

第四章 从物质文化看俄罗斯民族个性·····	106
第五章 俄汉词汇文化意蕴之对比·····	120
第一节 论词的伴随意义·····	120
第二节 俄汉数词之文化差异·····	139
第三节 俄汉颜色词民族文化特点之对比·····	159
第四节 俄汉语中表动物名词象征意义之对比·····	171
第五节 俄汉姓名文化对比及应用·····	194
第六节 俄汉熟语文化对比及应用·····	213
第七节 关于文化深蕴辞(логоэпистема)与 文化浅蕴辞(экфорема)·····	260
第八节 语言与社会的共变及其使用情况·····	292
第九节 与社会语境相适应的几种特殊用语·····	314
第六章 俄汉民俗中的言语文化·····	330
第一节 宴请待客中的俄汉民族礼俗及言语文化差异·····	331
第二节 俄罗斯节日文化、婚俗文化及日常礼节·····	339
第三节 俄罗斯民间征兆及左右尊卑观念 在语言中的反映·····	346

第三部分 俄汉跨文化语用对比分析

第七章 俄汉言语行为之文化差异·····	352
第一节 言语行为理论与跨文化言语交际研究·····	352
第二节 俄汉称呼言语行为之跨文化对比·····	370
第三节 俄汉招呼言语行为之跨文化对比·····	393
第四节 俄汉告别言语行为之跨文化对比·····	403
第五节 俄汉邀请言语行为之跨文化对比·····	409

第六节	俄汉恭维言语行为之跨文化对比与分析·····	417
第七节	俄汉道歉言语行为之跨文化对比·····	428
第八节	俄汉电话及书信礼节对比·····	436

第四部分 非言语行为之跨文化对比

——俄汉跨文化交际中的非词语手段之对比

第八章	俄汉体素语言之文化差异·····	449
第一节	人类体素语言研究的历史、发展及 俄语中体素语言的定义和分类·····	450
第二节	俄罗斯体素语言的基本特征及其功能·····	455
参考文献	·····	489
结束语	·····	503

第一部分 总论

第一章 关于建构俄汉对比跨文化 言语交际学的构想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是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语言媒介和它所承担的信息形影不离,两者的关系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这里所说的内容实质上就是所说的文化系统。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大千世界纷繁多彩的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迥然有别的民族心理与宗教信仰,乃至各种特定的思维模式,均依赖于语言而得以形成、积累、发展和继承。而文化对语言亦不断产生深远影响。因此语符系统和文化系统是不可分割的。萨丕尔说:“言语是一种非本能性的、获得的、‘文化的’功能。对于儿童来说,在习得母语系统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地习得本国的‘文化系统’;在内化(internalize)语言系统内部组织规则的同时,也会内化文化系统中的规范。”由于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即文化个性,不同的文化之间必然会呈现不同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差异反映到语言层面上,则表现为语言差异。外语工作者大多有这样的体会:出发语(母语)与目的语之间既存在某些共同的属性又存在极大的差异。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亦然;语言障碍和文化鸿沟皆因不了解差异所致。如果对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特征缺乏足够的认识,即使外语学得再好有时也难以正确运用。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人们往往忽视

外语词语的特殊语义暗示而造成交谈中的误解。反之,一旦熟谙这些共性和差异,便能在不同的语境中得心应手地开展交际活动,进入一个语言的自由王国。德国著名学者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就此问题曾发表过一番评论:“当领悟了一门外语的‘神韵’时,我们总会有这样的感觉,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有着它自己的理智结构的世界。这就像在异国进行一次有重大发现的远航……”^①在这个意义上讲,任何跨文化的智力活动,如翻译、外语教学都不能只从本国文化的接受心理去考察语言差异,而应兼顾文化差异。因此在外语教学中冲破传统教学观(即仅就语言自身来教授语言的教学观)的樊篱,从文化差异出发去考虑语言差异,树立崭新的文化语言观是十分必要的。

所谓“文化语言观”,概而言之,就是从文化的角度观照语言,不是把语言视为独立于文化系统之外的语符系统,而是把语言系统视为文化系统的要素之一,而且是构成文化大系统其他要素赖以存在的基础。这种科学的“文化语言观”要求外语学习者在学习外语系统内部规则的同时,培养一种强烈的文化习得意识(*consciousness of culture acquisition*),在掌握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的同时,也应掌握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

在这种“文化语言观”的影响下,近三四十年来,各国都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在我国语言学界,有几种语言学科正吸引着学者们的研究热情,并已形成不同的研究群体。俄语界研究语言国情学,侧重研究词语文化;英语界研究跨文化交际学,源于美国,始于60年代,侧重研究交际文化;文化语言学创立于中国,兴起于80年代中期,侧重研究汉语同文化传统、民族心理、民族习俗的关系,多由汉语界研究。本文试从语

^① 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言、文化、交际三者的关系出发,着眼于俄汉两国语言国情学的不同理论走向及发展前景,借助于中国文化语言学、美国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成果,就建构俄汉跨文化言语交际学这一新学科做一简要概述,并提出这一学科的论纲。

第一节 语言国情学的发展及学术反思

十几年前,当传统教学法捉襟见肘,徘徊于歧路时,文化语言研究的春风把语言国情学的种子吹进了中国大地。它刚一降落在俄语界这块土地上,便得到精心浇灌和培育,并迅速生根、开花。如果从 Верещагин 和 Костомаров 的《词的语言国情理论》(《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слова》, 1980)开始算起,至今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语言国情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兴起则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它的产生和发展无论在俄罗斯的对外俄语教学中,还是在我国的俄语教学中都产生了影响。俄罗斯学者对语言国情学的研究及其在对外俄语教学中的运用,有关理论著作、教材及工具书的出版,无疑对我国俄语教学中语言国情学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门学科在两国毕竟有着各自的理论走向和各自的发展道路。

1.1 俄罗斯语言教育家首先把语言国情学作为对外俄语教学法的原则提了出来。Верещагин 和 Костомаров 在他们合著的《语言与文化》(《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中指出,语言国情学是对外俄语教学法中“最有发展前途的分支”(见该书第7页),他们认为语言国情学是俄语学习的组织过程,它能使外国的中学生和大学生、进修生和研究生以及其他学习俄语的人员了解俄罗斯人民的现在

和过去,并通过媒介和学习语言的过程,了解其民族文化(见该书第7页)。语言国情学的研究范围,一是揭示语言中主要是名称单位的民族文化语义,二是在语言课上展示、巩固、活用这个民族文化语义。由此可见,俄学者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如何阐释具有民族文化语义特点的语言单位,包括词、句、段及篇章(主要是“词语文化”)。目的是通过俄语,并在掌握俄语这个新的代码的过程中,向外国学生介绍苏联文化。对各类学习人员(外国学子)进行文化输出,也就是对外宣传俄罗斯文化,扩大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尽管我国学者对其中的一些问题尚存异议,但这门学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很多问题已被深入探讨,如 Верещагин 和 Костомаров 的《语言与文化》、《词的语言国情理论》等,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描写资料。即便如此,对词语语义的研究依然缺乏规范的操作方法。它未提出系统地研究文化本身这一目标,也并未以发现和揭示文化同语言之间关系的规律为己任,且对文化的研究限于表层;未及深层;对象是零散的具体的事实,研究工作多为描写性。语言国情学应是语言教育科学中为外语教学服务的应用文化语言学,它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语言教学。

而中国俄语教学中的语言国情学的目的是通过对俄罗斯文化的了解,提高俄汉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所以一开始就重视俄汉文化的对比。俄罗斯学者在谈到民族文化语义时,把俄语词和其他语言进行对比,分成等值词、非等值词、不完全等值词等,这种对比和分类是很有意义的。但只是很概括的对比,而且是以苏/俄为一方,以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为另一方的语言文化或语言国情的对比。前苏联以及解体后的俄罗斯语言国情学研究,一直缺乏汉俄和俄汉的跨文化言语交际的对比。然而对中国的俄语教学来说,这种对比却至为重要,它有助于结合俄汉两个民族的文化特点进行两种语言的对比,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在解释民族文化语义产

生的有助于掌握俄语,增进相互了解原因时,强调两个民族的特性非常必要。比如在中国语言及文化中,“谐音”起着重要作用。“蝙蝠”和“梅花鹿”之所以有“福”和“禄”的象征意义,就是因为“蝠”、“鹿”和“福”“禄”两字谐音。俄语中也有谐音现象(омонимия),但那只是一种文字游戏,并不含象征意义,因此,也就谈不上民族文化语义。如:

Однажды медник, таз куя

Сказал жене тоскуя

И разгоню тоску я

俄语名词有性的范畴。在俄语作品中进行比喻或拟人化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这一特点。俄国作家常把 берёза、рябина、калина、ива 等花木比做女人,把 дуб 喻指男人。这是因为前者为阴性名词,后者为阳性名词。在汉语中词没有性的范畴,因而在比喻或拟人的时候就没有这种限制。汉语中经常用桃花、杏花、牡丹等花卉喻指少女,如:“人面桃花相映红”、“一枝红杏出墙来”等等,这些词译成俄语均为阳性名词:персик、абрикос、пион,它们在俄语中均不适用喻指女人。

上面这样的对比应该是中国的语言国情学的任务。

林宝焯先生曾指出,作为外语学科的语言国情学,着重研究的应是其异。中国人学习俄语的语言国情,就应当有别于欧美人及日本人所学的俄语语言国情学。例如用俄语写信封(指寄往俄罗斯的信件),俄罗斯人的习惯同中国人相似,即上端写收信人地址和姓名。欧美人则不然。他们在信封左上角先写寄信人的姓名、地址,信封中间偏右才是收信人的姓名和地址。日本人则习惯把发信人的姓名、地址写在信封的背面。另外,从顺序上说,中俄都是先大后小,即先国名,再省(州)市名,再街道名、门牌号,最后才

是收信人姓名。欧美人则相反,这就是一种语言国情。^①由此可见,针对中国人学习俄语的特点进行中俄语言国情对比是何其重要。

1.2 我们两国的语言国情学具有不同的历史观。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该民族生活变迁和发展的过程,它必然在民族文化中得到反映。只有正确地了解历史,才能正确地解释民族的文化现象。但有些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有意歪曲历史,致使某些文化内容得不到真实的反映。

在俄罗斯历史上有一位传奇人物——Ермак Тимофеевич. 苏联 50 年代拍摄的电影《Сказание о земле сибирской》(《西伯利亚交享曲》)以及其他一些作品中都把他奉若神灵。他们说,西伯利亚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之所以英勇善战,就是因为从“Ермак”身上吸取了勇气,那里的少男少女还经常玩一种叫做“Ермак”的游戏,以表达对这位传奇英雄的崇尚。俄罗斯还创造了许多歌曲为他歌功颂德。Ермак 何许人也?他是俄罗斯历史上沙皇政府向西伯利亚扩张的急先锋。是他带领沙皇政府雇佣的哥萨克部队,打败了当时的西伯利亚汗国,为沙皇伊万四世侵占西伯利亚的大片土地立了战功。

俄罗斯的本土原来是在乌拉尔山脉西部的大平原,16 世纪伊万四世时开始向东扩展,到 17 世纪的中叶已经到达太平洋沿岸。沙皇雇佣军所到之处,烧杀劫掠,无恶不作。而在苏联 1989 年出版的国情书《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стоки》中却把他们说成是“新土地的发现者和开拓者”(землепроходцы)(见该书第 120 页),把中国清政府和蒙古军队说成是“侵略者”。该书对这段历史的描述显然是

^① 林宝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俄语语言国情学》,载《俄语教学与研究》第 11 期,黑龙江大学俄语系,1994 年。

为沙皇的扩张政策辩护。这种历史现象我们是不能接受的。被歪曲的历史为语言提供了不正确的文化背景。

1.3 在俄罗斯,语言国情学的任务主要是为对外俄语教学提供教学法上的理论依据,围绕着理论著作,还出版了以语言国情为内容的系列丛书,为语言国情教学服务。他们的教学内容主要集中在语言国情学的理论阐述方面。实际上,今天的俄罗斯语言国情学的研究工作仍然是“就俄罗斯语言国情研究俄罗斯语言国情”的做法占多数。既未能突出俄罗斯语言中社会文化成分的民族特色,在对外俄语教学中也就由于缺乏针对性而使其成果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这样的道理。在我国,理论研究也很重要,不容半点忽视。然而,也要重视实际材料的掌握,因为这种材料不但是理论研究的基础,对学习俄语的外国人来说,更有实用价值。我们应该承认如今民族文化的差异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1996年4月3日美国《商业日报》报道了华盛顿·乔治大学国际销售学教授迈克尔·钦科陶的观点,他说:“国际销售学中最大的一部分讲的是如何适应外国文化。如果你不注意这一点,就会丢掉许多生意。”他还列举了一个例子:通用汽车公司在拉丁美洲销售新星牌汽车时,因文化差异而遇到了麻烦。新星牌汽车的英文名为NOVA,拉丁美洲许多国家都讲西班牙语。在那里通用汽车公司的NOVA变成了西班牙语的NOVA,意思是“不行”。因而这种牌号的汽车几乎无法销售。我国报纸《南方日报》1996年3月17日发表了一篇由于文化差异而引起的悲剧的报导:1995年11月9日,莫斯科北边的小镇拉斯里亚那住有46名中国工人的二层小木楼突然起火,尚在梦中的5人被烧死,1人因跳楼头骨摔坏而死亡,其它6人重伤,11人轻伤,起火原因是当地不法村民纵火所致。这些中国工人是去那

里兴建福利医院的。村民为什么对他们产生了偌大的仇恨呢？原来一些中国劳务人员素质太差，在当地偷鸡摸狗。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村民禁止杀狗吃肉已成戒律，而中方人员则无所不吃，几个月的时间把村镇里的狗打死了近一半。某些中国劳工这种伤害他人信仰的行为，使得憨厚、耿直的俄罗斯村民忍无可忍。东方人与西方人迥异的文化背景，不同的风俗和价值观，在历史的长河里已经筑就了鸿沟，再加上双方水火不相容的脾气与陋习，便引发了这场悲剧。这些例子都说明，学习俄语的中国人广泛地了解俄罗斯的文化该有多么重要！我们的语言国情教学，除了基础理论知识以外，把教学内容尽可能拓宽，多讲授一些具体的国情知识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针对我国俄语教学的特点，进行俄汉语之间的文化、语用、交际等方面的对比，中国语言学者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的语言国情学的研究方向不应是俄语教学实践的附庸，也不应是直接为俄语教学服务的理论，它是一门语言学，它应有两个相关而又有分工的部分：一是基础理论研究，二是实践应用的研究，主要把前一研究成果应用于我国的俄语教学。中国的语言国情学应有双重功能：一是从文化语言观的角度进一步全面认识语言（认识功能），二是从实践的角度正确运用充满文化因素具有广泛文化背景的语言（应用功能）。没有众多的深入的对语言文化具体事实（特别是对俄汉文化对比）的理论研究成果为基础，“应用”也就缺乏理论的依据。因此，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创立具有民族特色的语言国情学应当受到承认和鼓励。

1.4 关于学科的名称，我们不宜沿用前苏联的“语言国情学”，前苏联对外俄语界提出这个命名，是有它的道理的，这个术语反映了以下信息：在苏联国内通过对外俄语教学来宣扬自己国家社会制度的优越性（советска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和输出当代文化。